



「線」場慶生

68年前，4個男人，身穿中山裝，站成一排，拍下一張照片，他們是曹禺(42歲)、焦菊隱(46歲)、歐陽予倩(38歲)、趙超超(34歲)，他們身後是仿照俄羅斯又有中國特色的建築首都劇場。4位「開國元勳」成立了「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為中國話劇繪製出宏偉藍圖。劇院演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有民族特色，有獨特藝術風格的劇目，從4巨頭開創到今天，整整過去68年。68年來，首都劇場的舞台沒有空過，大門從來沒有上過重鎖，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沒有文化的年月，也有劇目上演。首都劇場經歷了有喜有悲的凡凡種種，一直堅持敞開胸懷。唯有這一次，2020年初起至今，首都劇場大門上鎖6個月，舞台漆黑6個月，開幕的鈴聲消失6個月。

今天是6月12日，是北京人藝成立68周年。每年劇院慶生都是大日子，尤其一些特別的年度，幾年前就要開始研討慶祝方式，除了例行的項目，必須有的是一台新戲，這台戲不是隨便選的。劇院60周年院慶，是劇院一個甲子的大日子，要演什麼戲，早已在籌劃，有數位作家動筆，多個新編劇目在創作中，這一年新劇的要求是6個月，轉眼盛況過去8年。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未完，首都劇場不能敞開大門接待觀眾，但是大幕要重新拉開，現場慶生改為「線」場慶生。今晚7點30分，30位人藝演員，演出16個經典戲劇片段，通過網絡實時直播的方式，呈現一台前所未有的演出。這是與舞台的久別重逢，是人藝演員之間的舞台相聚，是網絡「不見面」的共同慶生，別開生面。

人藝的老中青三代演員，將演出《雷雨》、《哈姆雷特》、《駱駝祥子》、《北京人》、《日出》、《蔡文姬》等劇目片段，演員有藍天野、濮存昕、馮遠征、吳剛、王斑、龔麗君等等，雖然都是老熟人，又遠隔千里，我依舊興奮。香港也能看到，想看下載大麥、優酷、一直播等平台。

期待重逢。



醫生的白袍

作為醫生穿上白袍馬上令我感到的是責任、奉獻。白色代表醫療的科學、專業、純淨、正直、慈愛、憐憫。身上的白袍，是一特別的信號，我們對自己所要求，會盡自己所能去醫治病人，因為他們交託給我們的是生命，生命對於每個人只有一次，不容有失，失去了無得補救。

穿上白袍，我變成一個聆聽者，聆聽病人的傾訴，他心深處的秘密、痛苦，為他們解答，守住他們的秘密，醫治他們。

穿上白袍，病人有所盼望、他的希望寄託在你的身上，寄予無限的信任。穿上白袍，你要將你的所有私事和情感放在一邊，全心全意地救治病人。醫生病人面前沒有政治立場，所有的病人都一視同仁，沒有階級，沒有敵我。

穿上白袍，人們給予你尊重，但你是不是值得被人尊重則要看很多方面。你對病人的心和言行舉止都很重要。

以前有人說醫生的白袍和護士的帽子辟邪，我不迷信，在醫院工作的幾十年從來沒見過什麼鬼怪，因為我覺得即使有，他們也知道我們用術去醫治人，只會幫我不會整蠱我。

以前我們工作的地方在油尖旺，半夜有些三山五嶽的人來求

診，但他們是很尊重醫生的，有時他們在外面講的說話很大聲，護士就會找我們去請他們離開，大家都是客客氣氣，所以我覺得互相尊重是沒有問題的，也從來沒有遇到麻煩。

不過現在醫生的服裝也有所改變，例如兒科和精神科的醫生為了不讓病人害怕，他們有些會穿一些便服，和病人拉近距離，手術科的醫生有時也會穿手術服，白袍裏面的服飾以往是很正統的衣服，男士穿恤衫打呔，自從SARS之後就少了，因為要易穿易除，定時清洗，不能讓吐到處碰來碰去，而且白袍也要為了保持乾淨，定時清洗，燙好，我最怕衣不稱身，太闊太窄或者好似一棵鹹菜，灰白色，污糟邋遢，讓人見到都不開胃，怎將條命交給你呢？每個人穿白袍都有他的風格，有些人將袍的扣子打開，聽筒放在頸上橫放，我記得教授就在路上碰到這樣的醫生問：你做戲的嗎？我們會發出會心的微笑，因為在教授的心目中，女醫生是穿裙，外面的白色醫生袍所有的鈕扣要扣好，而聽筒總是放在口袋裏面或掛在頸上，男醫生一定是恤衫扣好鈕扣並打呔，否則當日大查房就會被問問到你口啞啞為止。如果你不知自己錯在哪，看看你的衣着就知道了。



內在和外的人

相隔了幾乎一年，我在這個禮拜終於重上了我去年上了一半仍未完成的演技班。感覺是熟悉又陌生。由於各種原因，本來經理人公司安排的這個班，去年7月開始停了。

不是要分析學習演技的細節，但我真的覺得對我這種思考型、讀書型，天生未必太過表面有什麼情緒動作的人，是很有用的練習。

我的演技老師最近也有單獨教保險公司的高層演技，尤其是演講的演練。你會好奇，是否這些人講話都需要偽裝？不，其實演技根本不是裝什麼東西，而是如何把自己真實地呈現出來。

就是這一點，我發現由於社會的枷鎖、教育的重壓，其實大部分成人都在內心和外在間存在着距離。這在很多工作上，容易造成一個大問題——不論你講什麼東西，在工作上對人的時候，總是有種不真實的感覺。我不至於說這個人很假、在騙人，但我總是覺得不傳神，至少裏面不像是真有靈魂。

這是一個十分根本性的問題。在我的工作裏，我整天面對不同的客戶。要作好我的工作，其實我基本上只需要真實地、誠實地面對客戶，把自己的想法完整呈

現出來給他。只要做到這個程度，其實許多客戶都被打動，繼而成為我的客戶。雖然我的經歷不多，但很快地和他們打成一片。這對於我來說真的只是很簡單的事情。就好像去年第一次上演技班的時候，我的演技老師在認識我不久就說：「你這個人不難教，因為你沒有包袱。」

真的就是這麼簡單。但我實在不明白如果連我都沒有，絕大部分人，何須如此。網上很多網民評論我，會問家裏富有、學歷高、職位高、長得不算太難看的我，怎麼會這樣「作踐」自己？

我想，大家真的很容易就有一種階級、等級觀念，卻忘記一個很基本的現實：除非你出名了，其實真的沒有人會理你。鄧永鏞爵士曾經收過一個他的仰慕者的問卷，問他去一個莊重場合，應該如何打扮是好？他的回答，貫徹他的作風，這麼多年來都是我的座右銘：「如果你不出名，沒有人理你，你問都是多餘的。」

我真的奉勸各位：在你在某個事業成功之前，真的，做最簡單的自己，將自己內在和外在外好好連結好，呈現真實的你。只要這樣，也只有這樣，你才會不像行屍走肉，成為一個真摯的人。

你會發現，當你如此的時候，一切事業都會更順心。



講是講非心理病

話說當年楊吳媚眉(Mimi)淡出香港貿易發展局(TDC)，曾經擔任的時裝部高層職位懸空多年，傳聞直至該部門被解散，也未被補上。

此後失聯，其間數份大報邀我參與選出過去數十年對香港時裝界最具影響力的風雲人物；並非什麼最佳衣着名人榜，而是推廣香港時裝的幕前幕後強勁推手，例如前Joyce Boutique主人、創辦人Joyce Ma(馬郭志清)；楊吳媚眉4個字一直屹立在我的名單上，並未走茶涼。

直至一段時間之後，一次廣州舉行的大型設計比賽，楊太與我列席評委名單。再次見面雖然帶點陌生，還算言笑晏晏。比賽完畢，賓主共宴才得空聊天，即問：服務TDC不下二十載，沒留戀？不可惜？

誰知Mimi的回答讓我無論如何猜都猜不到不單止，亦很錯愕，完全失卻即時反應能力……

如果不是你的一句話說，我怎會離職？

多麼嚴厲的指控！

到底我說了句什麼鬼話，竟然讓位高權重、在下一直敬仰的前輩落馬？

某人報上指控「貿發局高層向設計師索取衣服」，聽聞驚動了廉政公署介入……

事隔年餘楊太還意難平地告訴我：為求清楚事件來龍去脈，邀請了十多位媒體列席午餐，並要求某作者道出原委。

某作者當時被質問：哪位設計師告知閣下貿發局高層向設計師索取衣服？

某人二話不說：鄧達智！

該午餐公審餘下的內容在下無心裝載，那心猶如被掏空，根本沒興趣再聽後續；還可能有些什麼後續？

「鄧達智」3個字變了以是非加害前輩的符號，言者無

心，聽者有意；當時列席眾人縱或在我面前既不發炮攻擊也沒表示不滿，自此難免思維上我的名字便代表了沒事生事的「麻煩友」。事過然而境未遷，翻案無望，萬般無奈與憤怒已無補於事。

當下跟楊太有否解釋已忘記，任何人的第一印象烙印怎會隨便解禁？立時煙消雲散？

某人何故移花接木將罪名過戶到我身上？

在下心中雖忐忑，然亦清明，估計十九不離八，立時已給了自己答案。移花接木是非工程的模式並非某人專利也非她的初次，類同事件在我漫長的時裝路上雖非常規，卻非鮮見，友人曾經笑說：閣下形象入屋，被社會大眾認識，確曾見過或傳聞或想當然者無數，一桌十多人飯聚，人人聽過閣下名字，飯桌上「唱你好過唱卡拉OK」……

來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

是非人如何打造成精？需向心理學家討教；慣性順手牽羊盜竊不單止是罪行，因由亦為心理病。插鹹嫁禍橫折曲進行是非傳播何嘗不算心理病？結果禍害友朋關係及社會和諧，慣性講是非者實是破壞人類環境元兇的一種。

既是摯友，亦是前輩精神導師Mentor(蕭孫郁標)女士自我入行未幾相交相知數十年，香港電視傳播界元老級人物，不止一次在人前讚揚在下性情正面，極少出現負面情緒……回望，見微知著孫女士實是給我教育；萬勿傳播負面影響，行走時裝界Vanity Fair怎不會趾上人人面世是與非？重要曉得如何摒棄是非，Be Water活到業障外！（持續）

曾經滄海還為水



當年內地報章報導筆者的時裝發布會，喜歡取題「曾經滄海還為水」。左起：馬詩慧、筆者、Rosemary。作者供圖



消暑好方法

每逢到了夏天，大家都叫苦連天，因為地球變暖的關係，導致氣溫比以前提高了，人們便覺得很辛苦，所以我們要想方法怎樣令自己過得舒服一點。就是因為這個悶熱的天氣出現，產生了很多有關降溫的方法，並有很多產品推陳出新。

最近我特別留意有什麼東西可令身體降溫。發現原來單是日本這個地方，就已經推出很多很有用的產品。還記得數年前，在電台裏一個節目是由梅小惠主持，有一次她邀請我當某一集的嘉賓，除了在節目裏分享一些有趣事情之外，她還教曉我當做通宵節目的時候，如果覺得很瞓，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她就送我一包冰涼的濕紙巾。原來這包濕紙巾不是普通我們用來抹東西的那種，是每一張都有冰涼感覺，當這紙巾抹在身體上的時候，你便會發現好像有一種薄荷味的化學效應，立刻令到身體冰涼，而且維持很久。據我所知，很多運動員也會用這種冰涼紙巾幫助消暑。

在網上上看一些影片的時候，也不難發現還有很多方法可以解決悶熱天氣。有一種是日本推出的降溫衣服，在測試的過程中，本來測試者的體溫是36.6度，當他穿上看起來像普通外衣的降溫衣服10分鐘後，他身體的體溫驟降到32度，真是覺得很神奇。而且市面上還有很多噴霧劑，只要噴上身，除了可以防曬之外，還可以使身體感覺涼快。多年前，在市面上可買到不同款式的小型電風扇，我從來沒有買，因為覺得要用手拿着吹向身體，其動作已經令人感覺累了，這反而可能會更加熱。但近年出了一種是掛在肩膀上的小風扇，款式好似我們聽音樂的耳筒，但耳筒兩邊是裝上一把小型的電風扇，只要放在肩膀上之後，你便可以以360度將小風扇旋轉到你需要吹到的地方，不用拿著，十分方便。

我還同大家分享一件在2年前到日本的時候買回來的床上用品。因為那一次到日本旅遊正是夏天季節，所有百貨公司都推出很多產品，讓我們睡覺的時候也感覺涼快。其產品就是很普通的床單及枕頭套。可能你會問，有什麼特別？該產品布料是採用一種新科技製成，只要你用手感覺一下，就已經有種涼快的感覺。而該產品還特別把普通的布料放在一起，讓顧客自己可以嘗試感受一下有什麼分別。結果我便買了一套床單及枕頭套回家。每當夏天的時候，我就會拿出來用。因為我覺得睡覺是我們人類很重要的生活過程，一定要睡得好，才有健康的身體，所以在夏天用了這種布料的床上用品，睡覺的時候也睡得很好。

當然我不知道香港現在有沒有這種產品發售，大家不妨嘗試找尋一下。

特朗普基本盤路線，擾亂了全世界



特朗普完全不理新冠肺炎病毒，全力打恢復經濟牌；特朗普對白人警察跪壓黑人引起了全國和全世界人的抗議浪潮，並沒有安撫群眾並且鼓勵美國團結起來，反而為了討好白人極端利益主義者，強調要維護法律秩序，出動軍隊鎮壓。

愈來愈多美國的傳媒、政客、軍隊將領，批評特朗普沒有做好美國總統的職責，團結美國，他處事的一切出發點，都是為了選舉，為了討好維護特朗普的基本盤——而在近20年經濟地位不斷下降的白人。

中國也看錯了特朗普，認為特朗普是一個商人，唯利是圖，只要在經濟貿易方面給予美國足夠的利益，特朗普就放中國一馬，與中國維持經濟合作的局面。特朗普上台，比民主黨的希拉莉上台，對中國較為有利。現在許多事實說明，特朗普是進行圍堵中國和對中國趕盡殺絕的總統，貿易協議簽署了，中國作出了很大的承擔，願意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產品。然而，特朗普還要加碼，利用新冠肺炎病毒抹黑中國，要向中國索債，宣稱要對中國大加關稅，封殺中國的高新科技產業，停止供應與美國專利權有關的所有科技零件，還準備組織一個西方的貿易組織，實行反全球化，切斷中國的供應鏈和生產鏈的聯繫，將不少上游的生產企業搬離中國。在香港更加明目張膽推動「港獨」和「顏色革命」，利用香港作為顛覆中國政權的前沿基地。

特朗普基本盤路線是什麼？他為什麼能夠擊倒美國的主流派？他代表什麼人的利益和訴求？所有的關鍵，在於世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的年代，進入了互聯網信息的年代，大

量突出假新聞，譁眾取寵，激進思想盛行。這兩項主要因素支配着世界出現百年未見的大變動，支配着美國政治選舉機器翻天覆地的變動，在美國的民主黨或者美國的精英階層，未曾察覺這兩項世界的巨大變動因素及其影響的時候，特朗普早就察覺到了，並且精心研究利用這兩個特點，找尋美國白人中產階級和基層勞工階級的強烈訴求，作為他競選的基本盤，全力爭取，特朗普分析到了美國選舉的要害：美國並沒有實現普選，而是採取了間接選舉——投票人制度，只要掌握投票人的大多數，即使普選所擁有的總票數輸了，仍然可以憑選舉人票的多數，當上美國總統。

換句話說，美國東西兩岸人口最多的州，基本上傾向民主黨，而這些州份，人口最多，選民最多，民主黨一向把精力放在大的州份，競選廣告放在傳統的報紙和電視台。特朗普卻反其道而行之，他的主要目標是爭取人數較少的、白人工人、白人農民較多的中部的州份、南部的州份，廣告放在互聯網，宣傳極端的觀點，達到了預期的成功。結果特朗普贏得了306張選舉人票（公民投票總票數62,979,636張，45.97%），勝過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莉的232張選舉人票。在普選的總票數方面，民主黨所取得的票數，比特朗普為多，贏得了普選，卻輸掉了總統的寶座。

原來，過去20年來，美國推行經濟全球化，壟斷財團認為最大的利潤在於金融服務業，金融業又要推進到亞洲地區，放棄了製造工業，將大量的製造業交給了中國，賺取中國廉價的勞動力和土地價格，在世界貿易中心獲得更大的利潤。然而，這條路線卻將美國的製造業的工作崗位完全掏空了，這就

造成了美國的白人中產階級、文化低落的白人工人階級，失去了工作崗位，收入大幅度下降，許多州政府和市政府稅收大幅度減少，教育服務、市政服務大規模收縮，醫療費用更加昂貴，和上一世紀的黃金年代相比，美國的白人感覺到從天堂落了地獄。特朗普全力造謠攻擊中國，把中國當作替罪羊，提出了反全球化，提出了美國第一的外交和經濟政策，要把所有的製造業、金融業的崗位重奪回到美國，向中國發動貿易戰以及軍事包圍，對中國發動「顏色革命」。這些政策的核心是既要爭取美國大型軍工壟斷財團的選票，也要爭取20年來經濟地位不斷下降的白人的選票。

在特朗普眼中，對付疫情並不是最重要的。恢復經濟運作和推動美國第一的反全球化的行動，才是爭取選票的關鍵。美國出現的種族不平等問題，紛紛出來表態的都是有色人種以及民主黨的人權自由分子，特朗普認為，現在正是一個關鍵的時刻，爭取白人選民的支持。要突出特朗普會兌現競選承諾，決不轉軌，現在出現了白人的名牌商場被劫掠，或白人的高尚住宅區被搶掠，白人的豪華汽車銷售中心的名牌車被人駕駛走了，這還了得，一定要出動軍隊保衛白人的利益，挑起爭論也不要緊。

特朗普很清楚知道，出動軍隊鎮壓僅僅是說說而已，他反而安排了國防部長，現在的階段特別出動軍隊。特朗普打電話給各個州長，痛罵他們搖擺不定，沒有出動國民警衛軍，維護法律與秩序，如果你們不出調動軍隊的命令，那麼，總統就會調動國民警衛軍。這就是選舉「騷」，特朗普的目標，正是要在動亂的時刻，及時搶走所有白人的選票，讓民主黨受到打擊。

翻譯的問題



美國有白人警察在明尼蘇達州捕捉黑人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時因跪在後者頸部8分鐘令不能呼吸，窒息而死。此事不但在美國本土掀起大型示威，甚至釀成騷動，更加引起全球對種族歧視關注。世界各地紛紛遊行響應，主要的訴求就是要對黑人平等看待，不可以歧視他們。抗爭者所用的口號是Black Lives Matter。

我撰寫此文的目的不是作時事評論，亦不是討論種族歧視或美國人權問題，而是翻譯的問題。

Black Lives Matter是一個在2013年在美國黑人社區誕生的運動，目的是抗議向黑人施暴力和歧視他們。抗爭者要向世人大聲疾呼黑人的性命與任何人一樣，都是重要的，都是攸關的。

Black Lives Matter的英文意思很清晰，是一句簡短而有力的口號。可是，所有中文的新聞報道都用上「黑人的命也是命」來作這句口號的中文翻譯，令我有點納罕。這麼嚴肅的議題，怎麼會出現這麼奇怪的翻譯呢？

我嘗試找出中文口號的問題，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首先，若單純以口號的意思來看，「黑人的命也是命」並未能夠完全表達原句「黑人的性命重要」的意思。Black是指黑人，Lives是性命，Matter則有很多解釋。若用在這個口號的脈絡上，則是要緊、重要、有關係等。例如我們說：It doesn't matter, 意即是「那沒有關係」，「那不重要」、「那並不重要」。因此，口號的Matter是指重要、要緊之意。因此，「黑人的命也是命」在意思上與英文原句不太相同。

第二，原句簡單、直接、清晰和有力，中文翻譯太長、太累贅，在叫喊時欠力量。

第三，中文翻譯欠力量，不但是因字子太長令口號不夠鏗鏘有力，同時亦是整句口號的最大問題。「也是命」太委婉了，立時令本來是主體的「黑人」變成了「他者」，因為聽起來白人人才是主體。這句話的含意便是白人的性命是性命，那麼黑人的呢？也是性命。不過，還是白人先行，黑人只是「也是」而已。這樣便將黑人們要爭取的平等位置的力量削弱了。

第四，我們中國人若用「命」的話，通常是指命運、「命水」，例如：他的命不好，他命中註定會中六合彩等。若以黑人作例句，我們可以說：「在林肯解除黑奴制度之前，黑人的命是很悲慘的。」然而，這句口號中的「命」卻不是這個意思，而是性命之意，二者之間是有分別的。

第五，當用上性命時，大家亦同時會自然地跟着加上「攸關」二字以示重要。這麼手到拿來的詞彙是一個好選擇，因為口號一定要順口易記。

第六，當我首次聽到這句中文口號後，我的腦海中真的立刻聯想起粵語片的受迫害的婦人窮人向着蒼天哭訴：「天啊！我的命啊！我們窮人的命也是命啊！」那種封建時代被欺壓的一群呼天搶地、頓足捶胸、怨天尤人式的控訴。黑人們與我們的傳統文化不同，對命運不公發出的呼喊也不一樣，怎麼會流露出中國式的怨怒呢？

我不是翻譯家，不懂提議更好的口號，只是想我對這句翻譯的感覺說出來而已，絕無挑戰權威之意。